

孤島三重奏

—— 不一熱鬧的戲劇 ——

吳天 著



上海民書店發行

孤島三重奏

不一而足的一齣戲

吳天著

國 民 書 店

民國三十年三月再版

定價四元五角五

著者

吳

天

出版者

國民書店

店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發行者

國民書店

上海九江路三〇號內四五號

目次

走.....	一
被迫害的.....	三九
霧晨.....	八七
後記.....	一三五

走

——不熱鬧的戲劇之一——

時

一九三九年初，冬天還沒過去的時候。

地

孤島。

人

音樂家

其妻

其母

景

一間西式樓房，當初建築起來的時候，未嘗不是精緻適可的房屋，可是年代一久就變得灰敗而且陰暗了。牆壁上逐次加上去的粉色和殘留的花紙，說明了牠盛衰的變遷。左面有一人多高的墨綠色幔布，從這一端拉到那一端，把一間房隔成了兩間。只有靠窗的一端，空下一點，算是出入口。左面是音樂家的母親和妻兒的臥室，但是隱在幕後，不爲觀眾看見。現在展開在舞台上的是右面的一間，這是音樂家的工作室，客室，也是休息室。沿着布幔橫放着一張沙發，沙發前面（與沙發成直角）有一張書桌（桌上放有台燈、文具、翻開的書籍等等）和一張椅子。右面的壁爐上放着一個「悲多芬」半身石膏像，火爐裏隱隱地有着即將熄滅的火光。迎面牆壁偏左有一列長窗，掛着已變成褐黑色的紫色窗帘。右牆角，在長窗與火爐之間，斜放着一架舊鋼琴和一張彈琴用的矮凳。琴上整齊地滿放着樂譜。火爐右旁（即台前）安置一張搖椅，人可以坐在上面，一面烤火，一面做事。窗前有一書架，架上滿藏書籍。右壁前有一走到外面去通到樓梯的門。屋中放着一個小圓桌，圍着牠放了幾張椅子，桌上有一點零碎的東西。

冬夜。寒冷的空氣飄盪在空中，北風在窗外呼嘯着，輕擊着玻璃窗，發出索索的響聲。夜是寂

寞的，寒冷的。不知道外面是下雪還是落雨，簷口有水滴聲，一點一滴地落着，打破沉寂。人們都睡了。隔壁有人打鼾，又似乎有人翻身碰到牀架，發出微音，偶然有小孩驚醒喃喃地叫着，接着是一個婦人用低沉的聲音，哄拍着小孩。

夜已深了。除了窗外馬路上的街燈斜射進一線微光和爐火微紅外，一切都沉在黑暗中。

音樂家黃曼冰在黑暗中踱來踱去，足步聲在空洞的房子裏發出沉重的回響。遠遠傳來犬吠。他走到窗前，凝定了一會，像是想起了什麼。走向寫字台前坐下，捻開台燈，燈光射在他的臉上，是一個沉靜的，嚴肅的，有所思慮的臉。他從衣袋裏拿出了一封信仔細地看。信裏的話加重了他的思慮，他幾次停止，凝神思想，終於像是有所決定地站起來。在沙發後拿出一隻手提箱，把裏面的東西整理一下，蓋好放在沙發邊。然後坐在沙發上，用一隻手支着頭沉思起來。不一會，他又輕輕地在書桌抽屜中抽出一張紙來，坐下剛寫了幾個字，裏面小孩驚醒了，叫着「媽媽」，於是他的媽媽低吟似地哄拍他。一聽見這聲音，音樂家突然躊躇起來，站起身把剛寫的紙慢慢揉成紙團，再緩慢地走到火爐旁，拉了鋼琴旁的矮凳坐下，把紙團扔在火中。然後兩隻手捧着頭沉思。

曼冰的妻若英，一個沉靜的女人，雖因生活過勞損失了健康，但仍然存在着自然的俊秀，他

從布幔內室悄悄地走進來，大概是由於沉默的習慣，先在出口處停立了一會兒。

妻（低聲，帶着親切和關心。）曼冰，曼冰！（然而沉思中的曼冰並沒有覺到）這麼晚了，你

在那兒做什麼？

（曼冰仍然不動地坐在那兒。）

妻（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，仍然是低聲。）曼冰！時候不早了，睡了吧！

音樂家（在想着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。）唔！（像是突然發覺了面前的妻）哦！（微抬起

頭）你！你怎麼不睡？起來了！（說過後又低下頭來）

妻（不知道怎麼地，我和小玲今天夜裏都睡得不好。我驚醒了三次，看見外面有燈光，聽聽，有人走動的脚步聲音。我想，你怎麼還沒有睡呢？於是我就起來了。（稍停）你怎麼不睡呢？曼冰，為什麼……）

音（沒有什麼，我只是睡不着。）

妻（是要作曲嗎？）

音（好像不解似地看着她，然後搖搖頭。）這樣寂寞的，寒冷的夜裏，我是做不出曲來的。

妻 那末，明天做吧！

音（接着自己的話說）我就要去睡了。可是，聽着外面的風聲，狗叫，越感覺到有什麼事放心不下，就怎麼也睡不着。

（外面有一陣風撲過窗戶。）

妻（寒氣使微微抖縮）啊，你瞧，外面起風了。今兒晚上好冷。

音 是啊！這種暗淡的冬夜……

妻（發現室中沒有開燈）咦！你怎麼不開燈？（走到窗後，扭動電燈開關，室中燈亮了，照清楚一切。）

音 我想，在黑暗裏也許會更冷靜一點兒。好讓我用用不大靈活的腦筋，細心的想想……

妻 想什麼呢？

（音樂家沒有回答，只聽見窗外水滴不斷地單調地響着。）

妻 外面怕是落雨了。

音 唔，也許是下雪呢！若英，該是春天到來的時候了吧！

妻 真的，好冷！（走向火爐，一面回答他。）不，冬天還沒有過去呢！（蹲下來撥動爐火）爐火快熄了（加了一點煤）

音 （站起來，向台左走去，半自言自語。）冬天還沒有過去，唔！（說得很輕，彷彿只有自己瞭解。）冬天還沒有過去。

（火爐的火經她一撥，立刻旺盛起來。）

妻 （把手放在火上搓擦）曼冰！你也來烤烤火吧！

（音樂家慢慢地走過去，坐在搖椅上，妻坐在鋼琴前矮凳上，火光染紅了他們半面臉，暫時的沉默，聽見煤塊在火裏爆裂的微聲。）

音 （沉思了一下以後）明天可是十六號？

妻 怎麼啦？你已經問過我兩遍了。曼冰，你問這做什麼？

音 （推開話頭）沒有什麼，我只是想着，（獨自計算）明天是十六號了。

妻 （走近他身邊）曼冰，告訴我吧！你在想什麼呢？（微俯身，用手痛切地摸撫他的頭髮。）

胡思亂想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這麼冷的天，還是去睡吧！（半蹲下，向上看着他。一面像對小孩子似地撫摸他的臉。）你瞧，近來爲了看顧小玲，沒有功夫照顧你，你瘦多了。告訴我，曼冰，你思慮的到底是什麼呢？不管有什麼事，都告訴我吧！

音 （眼睛看着別處）我沒有思慮。

妻 真的沒有思慮嗎？別謊騙我啊！

音 （機械地）沒有。

妻 一點兒也沒有嗎？

音 一點兒沒有。（站起來）你去睡吧！天快亮了！

妻 （遲疑）可是，你呢？你爲什麼不睡覺？

音（推辭地）我想再等一下。（再想不出什麼理由，站起來。）今天夜裏真有點兒冷，真

有點兒冷。（不自覺地用手互搓）

（妻跟着他站起來，憂鬱地看着他來回踱了兩遍，不禁嘆了一口氣。）

妻曼冰，我懂得你！（微點頭）可是，你好像還不了解我……

（外面不知道什麼人在來回地踱着，足步聲很沉重。）

妻（像是請求）曼冰，我看你還是睡了吧！今兒晚上，看來你有點兒心緒不寧，想什麼

呢？是不是想起什麼事情來了？

音……

妻是不是想起你的朋友？（記起來）前天狄英明從內地回來了，他一定告訴你許多

朋友的消息，你聽了一定非常高興吧！

音（向自己問）高興？（自己回答）是的，我很高興，不過……

妻從前你們成天在一道兒，大家作曲，歌詠，多熱鬧，現在分別一年多了，又能聚在一塊

兒，難道說會不高興嗎？曼冰（拉着他）告訴我！你一定是爲了別的事不高興，究竟是什麼呢？（微搖他）別再隱瞞我了，告訴我吧！

音（仍然不說）真的沒有什麼！

（外面犬吠，夾雜着那機械的足步聲，從弄堂這頭走到那頭。）

音 這樣深夜，早已是戒嚴的時候，是誰在那兒整夜的走來走去，不去睡覺？

（外面的足步聲又從那一頭走到這一頭。）

妻（走到窗邊，向外望。）哦！那是一個巡捕。

音 一個巡捕，唔（也走到窗前）一個巡捕（離開窗口）他爲什麼不去睡覺？

妻（不禁笑起來）你問得好奇怪，當然是爲了要站崗。

音（並不以她的話爲滿足）這麼冷靜的夜，不是很寂寞嗎？只有一個人，孤零零地在馬路上走來走去，沒有一個同伴，甚至沒有一個人可以談話，只聽得見他自己的腳步聲，（轉過身來，詢問地。）這不夠寂寞的嗎？

妻 不會的，他已經習慣了。

音 （點點頭，領會地。）唔！他已經習慣了。（又提出詢問）可是，如果他不習慣呢？

妻 爲了生活，他沒有不習慣的道理。而且，他的責任……

音 （有點感觸）爲了生活，他沒有不習慣的道理。（背了手，走到沙發前，坐下。）爲了生

活……

妻 （一時摸不清他的用意）奇怪，曼冰！你爲什麼問這些話？好像有什麼意思似的。

音 我只是隨便地問問吧了。

妻 不，我看得出來，這中間一定有什麼事情，我不知道。自從狄英明來過之後，你就一直

愁眉苦臉地老是想著什麼，問你又不說。我問你，曼冰，狄英明究竟說了些什麼？

音 一些普通的話。

妻 他是由家鄉附近來的嗎？

音 （點頭）噯！

妻 那末，他沒有告訴你一點家鄉的消息嗎？

音 唔，他說了一些。

妻 （溫柔地） 那末我該猜中了，你是想起家鄉來了，可是家鄉早沒有人了，媽又在

這兒，（走過去也坐到沙發上，拉了他的手。）你不用再想了。（看見他愁悶的樣子，很難受。）

你這麼愁苦，叫我多難受。（想用別的話逗他）你知道嗎？媽媽昨天跟我談閑來着，她

說你小時候很頑皮，是嗎？她說你常和鄰居的小孩子打架，打過人家，怕人家追來，就

逃回家爬到一棵桃樹上，要媽站在桃樹的下面守着，這是真的嗎？

音 （迷惘地） 是的，天井裏有一棵桃樹，桃樹上滿開了花，我爬在桃樹上摘桃子吃：

……（驚醒地） 可是，現在怕早給人斫掉了吧！

妻 （看見並沒有能使他快活，很失望，又找出另外一件事。） 曼冰，你知道小玲身體好極了，

張小姐說，他實在不像一個還不滿週歲的孩子。哦，曼冰，明兒就是小玲的週歲了，你

打算給他買一點兒什麼呢？（曼冰不答） 他們都說小玲像爸爸，將來還要成功一

個音樂家，和你一樣呢！

音

（迷惑地吟着）

孩子，音樂家，（似乎覺醒過來，有點興奮。）已經一年了，真快！記得去

年生小玲的時候，正是抗戰爆發不久，那是一個多末熱狂的，興奮的時候啊！（夢幻似地追憶）那時候，我們大家張大了嗓子，叫，唱，盡量吐出了連年的悶氣。那時候，狄英明，羅萍和我，還有許多年青的朋友，一天到晚的工作，工作，不知道疲倦，我們曾經產生了許多的歌曲，給戰士們唱，給婦女們唱，給青年們唱……

妻

那時候，你常常不在家。

音

在那麼一個熱狂的時候，誰都會忘了家的。甚而至於連自己也給忘了。可是，後來……

……

妻

大家散了，羅萍到了老遠的西北，狄英明和大隊一同退到家鄉附近，一直住在那兒

……

音

（羨慕地）他們都走上原先計劃的，理想的道路上去了，多英勇，多光榮，仍然作曲

給戰士們唱，給婦女們唱，給青年們唱……

妻 你呢……

音 因為生小玲不便，我不能和他們一塊兒走，後來媽媽又從鄉下逃出來了。

妻 你不也做了一些歌曲嗎？

音 （站起，走向台中。）可是比起他們來太少了。而且也不能比，一點兒也沒有力量。真的，有力量的歌，又怎麼能做得出來呢？又怎麼能夠唱得出去呢？啊！我的歌曲變成憂鬱的，脆弱的了。當我前天把最近作成的曲譜拿給英明看的時候，他似乎很失望，他說我如果和他們在一道兒工作，現在一定已經有許多的成績了。看看他們的創作，真是進步得厲害。我落後了，英明他們已經走到更前面……

妻 可是，英明到頭不是又回來了嗎？

音 不，他就要去的。

妻 （站起來）是回到家鄉去嗎？什麼時候？